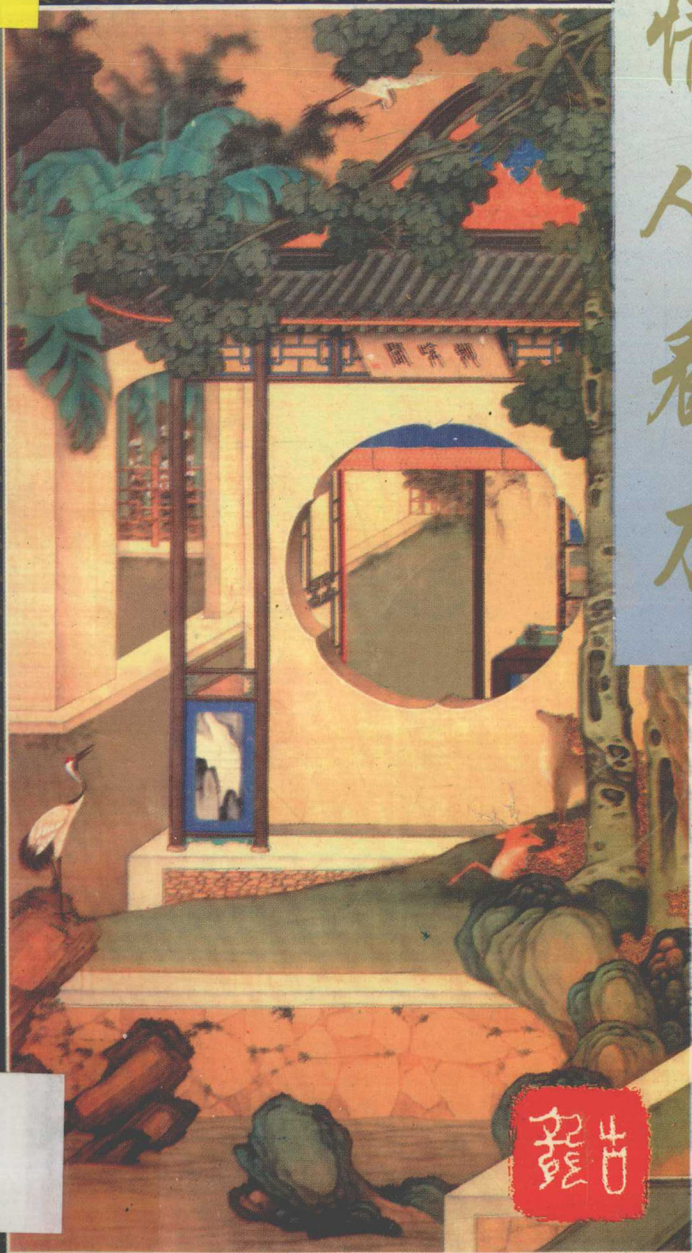


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

情人看刀

「台湾」古龙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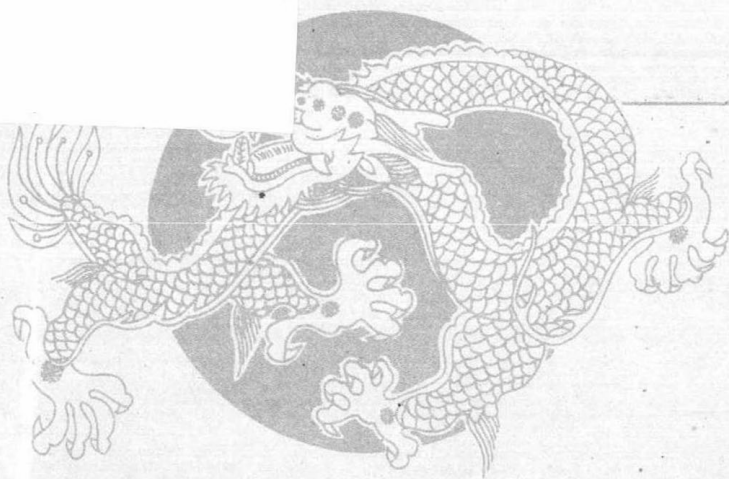
黄山书社



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

情人看刀

上



责任编辑:黄 杉

封面设计:李碧华

情侠系列——《情人看刀》

古龙 著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总印张:74 字数:1517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80535-760-9/I·128

总定价:103.50 元(本套:22.50 元)

古龙本名熊耀华

1937—1985

，原籍江西。古龙毕业于

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闻名中外。他自从

1960年创作【苍穹神剑】、【情人、看刀】始，一生共写了

近七十部武侠小说，影响巨大。其代表作有【快活】系列、【杀手】系

列、【风云第一刀】、【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系列、【陆小

凤传奇】系列等。



古龙*先生



内容简介

古语有：“情人知己”之辞。意尽、缠绵、多情。本书以发生在武林中的一段奇事叠荡出“情人看刀”的故事。太监盛掩光勾结西藏公主，暗中急急屯兵藏粮，操练兵马，准备借朝廷鞭长莫及之势将西藏再度分立出来，好做一国之尊。盛掩光本是武林出生，深谙“扣心大法”。危开、楼庄、凌儿三位武林好手，在意外中被“扣心大法”而困，成为太监的鹰犬。危开等人觉察太监的阴谋后，开始了艰难的逃遁。危开等义士在多处围杀、阻截中竭力反击，最终战胜盛太监，消除了国患。充分展示了危开、楼庄、凌儿三义士在被设计的阴谋中的生死、侠义之情。本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文字优美，场面开阔，人物性格迥异。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情侠小说精品。

目 录

人物介绍	1
林凌儿来了	1
我叫危开	2
在下楼庄	6
第一回	10
一	10
二	18
三	31
四	52
五	89
六	122
第二回	142
一	142
二	156

三		171
四		201
五		213
六		245
第三回		257
一		257
二		273
三		291
四		318
五		347
六		367
七		385
第四回		406
一		406
二		436
三		452
四		471
五		481

人物介绍

林凌儿来了

你如果从未见过林凌儿，你只不过是个平凡的人。

如你和林凌儿失之交臂，你就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要是你见了林凌儿而不目眩神驰，你可能是个瞎子或白痴。

如果你见了她而立刻就想入非非的话，毫无疑问，你必是一条猪。

有人说，这是正面的林凌儿。

你如果见过反面的林凌儿，也许你会立刻就想到要多少银子才能和她作一席谈？

你更会想到堆得多高的金元宝，才能作她的入幕之宾？

林凌儿是不是这样一个女人？当然这要深入研究才行。

林凌儿的香车还没进入这古城的大街。

由于路人奔走相告：林凌儿来了。整个一条大街上，行人退到两边店铺商号之内，小贩移到墙边街角。

立刻清了街。

没有旗罗伞扇，也无人鸣锣开道，本来在一天当中最热闹的傍晚时刻，居然清了街。

彩色松漆、边角镶金嵌玉的双马轿车转入此街。

辘辘车声湮没了其他一切的声音。

由此街任何一头望向另一边，只见家家户户门内伸出的人头，都跟着这辆香车移动。

我叫危开

一个看来二十七八岁，衣着随便，笑起来十分惹眼的青年人走出人群。

这青年之所以惹眼，不仅是他站在大街正中，面向香车，他的面貌和仪态的确惹眼。

这简直是狂妄或褻渎。

一般来说，出风头就是做了别人来想做还没做，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即使你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往往也会招来妒嫉。

只不过看了这青年人悠闲、倜傥和那予人好感的笑容之后，大多数人的怒气就消了一半。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青年人？

衣着不华丽、仪态也不甚庄重，甚至还带那么点流气。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该对他点头或摇头？

也许他的出现能使观众有意外的收获和眼福。

人类的好恶，往往就基于这脆弱的理由。

现在这青年人反而变成众所注目的焦点。

香车缓缓前进。

青年人挡住了去路。若是皇上的车辇，这叫着犯跸。

他忽然扬扬手，道：“喂！我说车里的林凌儿姑娘！”

这行为非但鲁莽，甚而冲动幼稚。

但此刻却没有人责他无礼，甚至希望他的举措能有所反应。

这几乎是必然的心理。

御车的汉子十分精壮，看来必也兼有护花之责。

长鞭一挽，空中爆出五个清脆的鞭花，然后抽向青年人。

至少各有一半的观众希望抽中或不中。

世事大多如此，就算青年人有理也会如此。

青年人缓缓出手，揪住了其疾如风的鞭梢。

有些人居然叫了好。

面向夕阳的车把式夺不回鞭梢，面红耳赤。

青年人悠闲地一手抓住鞭梢，一手微扬，道“车里的林凌

儿姑娘，可否让我看看你？”

没有人相信车帏会撩开。

因为车内是林凌儿。

尽管这么想的人占多数，却有人沿着街边奔到车子正面，似不愿错过车帏一掀的刹那。

这行为又和不可能撩开车帏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矛盾的组合，就是人生。

绝对意外的，车帏轻轻撩开。

白色罗衣衬托着如雪肌肤。

见者没有一个人以为她有和其他女人不一样之处。

但也没有一人见过和她同样美好的女人。

林凌儿就是林凌儿。

世上有很多美好动人的女人，但她们不是林凌儿。

世上有两种女人不会受同性的妒嫉，不是至丑就是奇美。

出尘和飘逸，勉强可以形容她。

他们互视着。

他可能是唯一面对她而无自卑感的男人，但也会心跳。

他相信，如把香车四周的人心蹦跳声合在一起，一定比用力擂最大的鼓声还要响些。

他的目光很犀利也很贪婪，却是她极少数不讨厌的男人目光中的一种。但他的目光中忽然有一丝轻视色彩。

青年人指指自己的鼻尖，道：“我叫危开！”

他读不懂林凌儿目光中的文字，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要不怎么会有那一丝丝的轻视？

似有梦幻中见过的感觉。

一个华服汉子忽然在危开身边出现。

这个人虽是一身的绫罗绸缎，明眼人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听人使唤的人。

这种气质上的标帜，抹不掉也洗不去。

这汉子对危开道：“你叫危开对不对？”

危开笑笑，道：“我刚才对林姑娘说过。”

汉子道：“在大亿赌坊，你欠我家公子三百两银子。”

危开笑容不改，道：“你家公子？”

汉子回身一指，在一家酒楼门口石阶上站着一个衣着考究，仪表堂堂，神色肃穆，任何人只要看他一眼，就会相信他是一介贵公子或正人君子的青年人。

只不过年轻人和危开是两种典型。

危开俊逸、豁达，稍有点流气，但却予人好感，尤其是在他笑的时候。

只要你看到他的笑容，就算你的晚饭没有米下锅，也会暂时忘到九霄云外。

危开望去，和那严肃的年轻人目光一接，立刻抱拳道“的确有一面之识。”

在下楼庄

严肃的青年人抱拳道：“在下姓楼名庄，奴才无状，危兄不必介意。”

危开道：“欠债应还，阁下何必深责贵属？”

三百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明眼人一看，危开身上就不会有三百两银子。

此刻危开已松手，车把式收回鞭梢。

他既称“欠债应还”，众目睽睽之下自不便失信。

所以有人为他焦急，也有人希望看他的笑话。

这恶仆似有意在林凌儿面前给他难堪，而他的主人却不领情。

如无奇迹，这次难堪是绝对免不了的。

楼庄又道：“危兄不必介意！”

危开内心焦急，却又必须沉住气。

何况车帋虽已放下，他相信林凌儿必然仍在车帋缝中注视他。

危开是个十分聪明而机敏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能随时都笑得那么动人。

他的目光四扫，忽然落在五七步一个打扮朴素、生了一

双大眼睛的姑娘身上。

刹那间，他似乎已把这件恼人的事解决了大半。

他笑得更迷人更悠闲。

他向那大眼睛姑娘招招手。

看样子大眼睛姑娘是他的熟人或属下。

大眼睛姑娘为什么要过来？

他们素不相识，至少没有正面谈过话。

但她微愕之后毕竟是过来了。

她过来之后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过来？真是莫名其妙。

危开悠闲从容地招招手，道：“把银子付给那位楼兄。”

大眼睛姑娘低声道：“我？”

危开点点头，笑容依旧。似显示三百两银子，鸡零狗碎的，何必大惊小怪？

大眼睛姑娘的态度也甚为从容，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似乎四周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注视他们。

如果他们要比赛沉稳的话，他们还真是难分高下。

大眼睛姑娘低声道：“就算我能帮你，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尤其是你这种态度。”

她的声音很小，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

危开摊摊手，低声道：“因为你叫凤菊！”

凤菊道：“我叫凤菊又怎么样？”

危开道：“因为凤菊就是‘三手观音’。”

凤菊道：“‘三手观音’又如何？干你屁事？”

口中说着“屁事”，脸上还有笑容。

危开求人援手，脸上仍是没有变质的笑容，就像是使女为了主人的利益，正在进行一次小小的争辩。

危开道：“尽管并不关我屁事，只不过你刚才作了几档子买卖，我是唯一目击者。”

凤菊面色微变，道：“你？”

危开低声道：“你身上有一条金链、一叠银票、和一块珍贵的翡翠帽正。”

凤菊变色道：“你！”

危开道：“每次手法干净利落，‘三手观音’名不虚传！”

凤菊忽然笑得十分甜美，像是被主人说服似的，道：“小开，你真厉害！我是照付不误。”

危开以蚁语蝶音道：“多谢！在下会尽快归垫。”

凤菊取出银票，送给楼庄，道：“当街讨赌债，贵属下有欠教养。”

楼庄微微一笑，抬抬下颚，示意叫那仆人收下。

危开抱拳道：“楼兄，小可出门很少带钱，要不是小可的丫头在此，还真不好意思。”

凤菊也是一号人物。

有生第一次被人敲了竹杠，还成了人家的丫头。

只不过她这人很沉得住，一个人情帮到底，只能继续保

持她这做丫头的身分和微笑。

谁叫他是危开。

别人可以不认识危开，干他们这行的怎么可以？

楼庄抱拳道：“在下说过不必介意！”

这么多的人到底有几人知道这其间有这么多的插曲？

也许楼庄知道。

也可能林凌儿也知道。

第一回

这古城什么都好，就连人情味都很敦厚。

只有一样不好，那就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不是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居然下了三天两夜，使这小巷更是泥泞不堪。

——可是天下的当铺几乎都开在小巷中。

危开刚要掏出袋内的玉葫芦，这才看到当铺关了门。

他自始相信运气之说，本想把玉葫芦送到架上（当铺）的。

只不过危开还是带着笑容返回他的小屋。

“咕都”一声，咽了一口唾沫。

小桌上放了五个火烧，半只烧鸡和一堆五香花生。